



难题

工业设计本身产值不高

不同于成丰与叶静，鲍于明和刘书剑是工业设计行业的创业者，因而他们对于相关行业环境的感知更为细化。

宁波明锐设计公司的鲍于明肯定了工业设计这两年在宁波的发展，他认为，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创意能够撬动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毕竟，在他2008年刚回宁波创业时，这里连一家适合LOFT办公的场地都难找。

“但是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知，工业设计本身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它的产值也许不会那么高，人均产值很难超出50万。”

宁波摩根设计公司的刘书剑很赞同鲍于明的冷静。“我曾做过一些了解，宁波市一共有400家左右的工业设计公司，我们30人左右的公司规模就已经能有全市前十。而宁波有这么庞大的轻工业产业基础，以至于我和一些本地同行还没有产生过竞争。”

在这种环境中，刘书剑的制约就主要来源于企业客户。这一方面表现在部分企业家坚守的老派观念，仍存在只愿意为成功买单而不愿意为失败买单的观念，这就是设计成本理念的偏差，他们把设计考虑为生产而非研发。

“工业设计是要有投入的，现在仍有很多企业把工业设计约等于造型设计，并且这批人的观念往往很难被扭转。”刘书剑无奈道，“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喜欢和品牌商合作，他们对于设计的理解会与我们比较相近。”

而刘书剑等人面临的另一个矛盾就是企业工业链过于单一的问题。“很多产品并不是我们设计不出来，而是小型制造业难以落地。企业的工业链更新不及时，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滞后。一把钢尺从1999年卖到了2019年，长此以往，产品更新跟不上是必然的。”

方向

为宁波接入更加国际化平台

近年来，关于“宁波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时常出现在耳畔，持这种观点者的不满主要表现在认为宁波缺少文化活动，缺少文化底蕴。

社科院研究员王英对这种极端的说法表示不认同。“宁波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唐宋明清时期，宁波都能算是全国的文化高地。”

不过，她也坦陈，宁波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比如在天一阁的展会上未见精华，无法给普通游客带来其历史地位的认同感。同样的，还有在月湖、东钱湖等天然景区的打造上，也未能深挖其意蕴，这对于宁波的文化氛围打造是非常遗憾的。

对此，宁波珞桐文化董事长、宁波雕塑艺术院董事局主席王冰颇为认同。“城市和城市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历史。我们宁波有七千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工业设计如果能加入城市文化、城市历史要素的话，别人也难以模仿。”

品牌创意专家孙维辉则跳出了时间的框架，认为宁波的工业设计环境不应该只是充斥着冷冰冰的工艺，那些产品还应该赋予其情感、赋予其理念。教育市场、教育人，首先要教育其思想。

“拿明锐设计公司举例，我们就可以设计两个虚拟形象，一个叫小明、一个小锐，结合网络上很红的‘小明滚出去’的梗，给这两个形象赋予性格。以后你们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两个虚拟形象的对话引出，这样就形成了你们公司自己的IP了。”

而对于大家反复强调的人才问题，宁波城市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潘沁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回忆他这些年在人才教育中的一些遗憾。在早前，他曾被慈城的一个水泥厂所震撼，一度想把它做成开放式的文创园区，让学校的教师、学生融入进那个环境，但是整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一步推进。这件事让潘院长意难平到现在，他希望宁波的高等教育能够更开放、教学形式能够更多样，这样不但有利于教学的开展，还能增强学生与宁波的情感链接。

目前，荣宝斋宁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洪贤兴则在为宁波接入更加国际化平台而奔走。去年十月，从宁波与佛罗伦萨的友城关系延伸链接，洪贤兴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国际文化艺术协会副会长黄瓯携手，在宁波引进、创办佛罗伦萨（中国）国际设计双年展。

“众所周知，佛罗伦萨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它目前也一直尝试将艺术底蕴与产业相结合。我们引入这个展会，一方面是促进两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给宁波企业、宁波设计提供一个更大的探索平台。”

据了解，佛罗伦萨（中国）国际设计双年展会由设计双年展组委会面向中国地区（含港澳台）征集作品，评选130名以上入围作品送选意大利角逐“达芬奇设计奖”。

“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佛罗伦萨国际设计双年展为平台，围绕创意设计主题，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创意设计成果转化，推动创意设计国际教育和培训，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设计宁波’如何再起航，相信这个展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